



戏剧小丛书

小 評 剧

新 婆 媳

高 中 興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个描寫新社会新的婆媳关系的小評劇。

刘宝林和鄰村的姑娘石玉梅要結婚，可是刘的后娘，因为听了別人的閑話，却百般不同意，怕玉梅过門后拿她不当老人看待。为此，她和老头子吵了一架，赌气走出家門，半道上巧遇未过門的媳婦石玉梅，才知道玉梅是个聰明、老实、穩重，懂得人情道理，知道尊敬老人的好姑娘。

玉梅过門后，处处尊敬婆婆，刘母非常感动，转变了对玉梅的錯誤看法，婆媳親如一人。

本劇只有三个人物，故事短小，情节生动、有趣，可供农村业余劇团上演。

新 婆 媳 高 中 兴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沈阳市沈河区二級宮前里2号） 沈阳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證文出字第1号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沈阳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半印張·15,000字·印數：1-20,000 1958年6月第1版
1958年6月第1次印刷 統一書号：T10090·351 定价（7）0.03元

时 間：初春。

地 点：黑龙江省某农村。

人 物：后 娘——五十多岁。（娘）

老刘头——六十多岁。（刘）

石玉梅——十九岁。（梅）

第 一 場

〔布景：桌椅。〕

〔幕启时后娘若有所思地上。〕

娘：（唱）高級社，多打粮，
生活一天比一天强。
就是儿子脾气犟，
搞对象自己做主張。

我后娘，年輕时候当家的死咧，我呀，男孩女孩一孩也不一孩，才嫁給这屯子老刘头。前房扔下个儿子叫宝林，今年二十二岁啦，在社里干活，听說跟南屯社里姓石的姑娘搞对象了，可是这小子来家总也沒对我說。咳！看起来不是个人养活的到底差个劲儿，俗話說的好：“肝花当不了肉”，我算哪衙門挑泔水的。才剛南屯老孙婆又来对我說，老石家姑娘那才厉害呢，沒等結婚就給我儿子立下家規了：“什么都行，就是不能和老人在一堆过，不侍候你那个后媽！”她又管我叫什么“晚嫁

儿”。哼！沒等过門就拿我不当人看，趁早儿，土豆子搬家給我滾蛋吧！

（唱）老孙婆儿对我說，

丫头脾气了不得。

听说打架后脑勺乐，

沒結婚先把汉子調唆。

不讓宝林养活我，

你看这家伙恶不恶？

这个样的把門过，

婆媳之間怎能和？

将来我得受她气，

趁早別給我添囉嗦。

看起来不是亲儿算白扯，

刘：（上唱）走进房来笑呵呵。

我說宝林他媽呀，你大喜啦！

娘：（驗一扯）哟！我有屁喜，一輩子沒开怀儿，咱也沒吃过那雞蛋蘸芝麻盐儿！

刘：你还不知道吧？

娘：我知道吃饱了不餓，穿上不冷。

刘：（高兴地）宝林和老石家姑娘亲事妥了，伙計！

娘：妥啦？（更有气）哼，好啊！

刘：大伙說趁这几天有空就結婚。

娘：（略停）我先問問往哪娶？

刘：正想跟你商量。

娘：哟，跟我商量啥，你們爷們說了算。

刘：我寻思咱老两口子挪到北炕，讓他們小两口占南炕，媳妇做个

針綫啥的还亮堂点。

娘：你說什么？叫我挪窩兒？

刘：这不是和你商量嗎？

娘：再問問你，她是婆婆我是婆婆？

刘：这話說的，当然你是婆婆啦。

娘：既然我是婆婆，为什么叫我住北炕？啊，我明白了，这一定是訂婚时候把南炕也許給人家咧。对不对？

刘：这是什么話呢！

娘：哼，(唱)不怪說她是块姜，

沒見面先給我个辣头的尝。

叫我騰出南面炕，

叫我讓开玻璃窗。

丫頭片子不用想，

我，狗尿苔长在金鑾殿上。

刘：你怎么冤枉起人家来咧？

娘：(唱)說死我也不讓南炕。

刘：你不做針綫要南炕干啥？

娘：(唱)我靠玻璃晒脊梁。

刘：行啦，行啦，別吵吵啦，你晒脊梁吧，晒晒省招虫子。那就讓他們住北炕，还不行嗎？

娘：北炕也不行。

刘：怎么不行？

娘：(唱)炕头留着炕高粱。

刘：炕梢兒。

娘：(唱)炕梢我还摆皮箱。

刘：当腰兒。

娘：(唱)当腰只剩一个空。

刘：就在那住。

娘：(唱)我还留着放酱缸。

刘：谁家酱缸往炕上放啊？你这不是王麻子膏药找病吗？你说往哪娶？

娘：不会另找房子。再不盖座楼。

刘：(厉声)什么，另找房子？你让我们父子分家？……就往北炕上娶，快把你那破箱子搬下去，快搬，快搬！

娘：(不敢再执拗)北炕能烧吗？

刘：怎能烧？

娘：半冬没烧火了，一点就冒烟。

刘：点把柴禾试试，(找火柴)火呢？

娘：在屋呢。

刘：我还不知在屋，哪儿有啊？

娘：外屋。

刘：哎呀，真是……(下)

娘：(抬头望了望)我把烟火板插上，叫你烧！(回身作插烟火板介，偷眼望刘)

刘：(被烟熏的揉着眼睛上)败家灶坑它也找别扭！(坐那里揉眼睛)

娘：人家说不好烧你还不信呢。

刘：(瞪娘一眼，发现烟火板插着)嘿，没病不死人嘛，烟火板还插着呢。
(忙去拉开)这回再试试。(下)

娘：好，我拿麻包把里边给你堵上，再把烟火板按到外边。(以手比划塞烟火板介)

刘：(边揉眼边咳嗽上)真他妈别扭出弯来咧！(观察着)真怪，哪的病呢？(偷漏的)里边叫耗子倒堵咧？

娘：你倒燒啊，咋不燒了呢？

刘：燒不燒也是住，快把箱子挪了！

娘：往哪儿挪？

刘：挪南炕上去。

娘：屁股大个炕往哪儿擱？

刘：扔外头去！（欲挪箱子）

娘：看你給我动！（忙奔去拦）

刘：（一甩袖子將娘拌倒，但又忙去扶起）这……

娘：（火甯）我說老头子，你可听透啊，我到你們老刘家十五六年咧，沒功劳还有苦劳呢，就只为这个缺德媳妇，你們爷俩欺負我呀，那好，我都讓給你們，我走！

刘：（气头上）你走吧。

娘：我說出来可就能办出来呀！

刘：好好好，你走！

娘：我这不是吓唬你，我真走啊！

刘：真走就真走唄，直重念什么？

娘：（唱）說出走，我就走，

多咱我也不带“拉鈎”。

老头你可別后悔，

刘：我后悔什么呢？

娘：（唱）从此一去不回头。

刘：好。

娘：好，我走。（眼瞞着刘下）

刘：凭着婆婆不当，这是犯什么风？这回我偏不追你去！（但又覺得不放心）咳！

（唱）她說走，真就走。

数九寒天，冻脚冻手。
手里没拿棍，
道上碰见狗。
一毗一溜摔跟头，
老夫老妻替她担忧。
不行，我得撵她去！（急下）

第 二 場

〔在去南屯路上，后娘边走边回想着。〕

娘：（唱）有嘴无心我走出村，
回头回脑望家门。
大道上，无人影，
毛道上，没人跟。
迈步不知往哪走，
咳，我这出来想啥魂？
柴禾抱完地没扫，
老头出去不能锁门，
猪若进屋拱开苞米囤，
狗若进屋扒打了盆。
老两口子一半句话，
这还值得记在心。
寻思寻思懈了劲，

（手遮阳光远望）呀！

后面追来一个人。

不用說，这准是老头子寻思过味来了，他来撵我回去。好，我

躲在這旁樹底下，讓他着着急。（隱于側幕）

（玉梅拾个布包喜悅地上）

梅：（唱）七九河開河沒開，

八九雁來雁未來，

北大荒節氣沒有改，

却怎麼陣陣春風撲上我的胸怀！

遠處看望見寶林家的草房蓋，

却怎麼不見寶林出房來？

幾天後就把我往這間房裏娶，

和我住了十九年的娘家就算離開。

我和寶林結婚，爹爹百般不同意，怕我和后婆婆處不上來。我跟我爹打了賭，我說若是團結不好后婆婆一輩子不登娘家門兒，俗語說的好：事在人為。后婆婆咋的，我是個共青團員，我有信心團結好她，建立一個和睦幸福的新家庭。

（唱）事在人為房靠梁，

管什麼親婆婆與后娘。

黨的教導牢記心上，

做一個新式的媳婦多麼榮光。

思思念念抬頭望，

煙囪怎麼不冒煙哪？

娘：（伸頭窺視又縮回來小聲地）

（唱）喲！不是老头是大姑娘。

好，不來就拉倒！（轉身就走，不慎被雪滑倒）哎喲！

梅：（急上前扶起娘）老大娘加小心哪，凍天凍地的。你老在樹墩上歇歇吧！（扶娘坐下）

娘：哎喲，這道才滑呢！

梅：（代拭衣履）你老上哪去？

娘：我呀……上南村她二姨家去。

梅：那么說咱是一条道儿。

娘：哟，那更好咧。

梅：老大娘多大年紀啦？

娘：五十一啦，老咧，袜底子拆补釘沒出息嘍。年輕人看不上啦。

梅：大娘，現在提倡年輕人尊敬老年人。

娘：嘖嘖，象我們前院老張家大小子，剛結婚两天半就把老爹老媽給轟出去啦。

梅：因为啥？

娘：人家搞对象那咱講的明白。

梅：講下什么？

娘：他媳妇桂英說：“嫁你可嫁你，咱可先說下，就是不能和你爹媽在一块过，我沒工夫侍候那份武大郎！”你听听。

梅：（气愤地）她是石头縫蹦出来的？还有这样姑娘？败类！

娘：咳，还不止她一个呢！

梅：大娘啊！

（唱）你老不能这样說，

新社会提倡新道德。

妇女們个个懂道理，

您說的那样人实在不多。

为子女理應該贍养父母，

当媳妇也必須尊敬公婆。

我喜欢家里人有老有少，

一家和睦过生活。

娘：（唱）姑娘你面善心不惡，

人情道理全懂得。
我若摊上你这好儿媳，
天天冲南把头磕！

梅：（笑）可別說了，老大娘。

娘：眞事啊。可是的，姑娘，我打听个人你知道不？

梅：誰，姓什么？

娘：姓石。

梅：姓石？叫什么名？

娘：叫……我这記性哪……啊，叫玉梅。

梅：（怔）玉梅？你認識她嗎？

娘：唉，咱娘俩見面就挺对心思，我也不藏不瞞着，这不是嗎，（小聲地）她和我們宝林搞对象了。

梅：你……宝林是你什么人？

娘：儿子唄。

梅：啊……（細端相娘）

娘：你們是一个屯的，認識吧？

梅：嗯……認識。

娘：那个姑娘好不好？

梅：（笑）她呀……

娘：（旁白）必是不好，若不然她咋不說呢？

梅：（唱）她一句話問住了我，

扭脖低头把手搓。

我当她是哪一个，

原来是我的老婆婆。

問我玉梅好不好，

这話叫我可怎么說？

娘：这有什么？好就好，不好就是不好，这也不是扯閑話呢。她个儿有你高沒有？

梅：（唱）她高限儿不比我高。

娘：比你矮？

梅：（唱）她矮也不比我怎么矮。

娘：胖限儿？

梅：（唱）她胖也不比我怎么胖。

娘：比你瘦吧？

梅：（唱）就差也差不許多。

娘：臉盘啥样？

梅：（唱）重眉毛，大眼睛，

团团臉，双下頰。

不高不矮中溜溜的个儿，

（笑，旁白）我怎么夸起自己来啦？

（唱）反正是庄稼姑娘也湊合。

娘：哼，长的好当什么，还不是屬驢糞球的！

梅：（怔）大娘，这话怎講？

娘：外皮光心眼里“疙疸”唄。

梅：（紧皺眉头）这……

娘：这啥，她四六不懂，猴厉害是不是？

梅：这是誰說的？

娘：得啦，你別瞞我了，丫头片子可不是个物咧，沒过門就調唆汉子不跟我这后婆婆在一堆过，又管我叫什么“鍋台后头箱子”“碗架儿”！一提起来我这气就滿了！

梅：（急）这……这是誰造的謠？

娘：造謠？人家都那么說呀，姑娘你說，这不是有娘养无娘教訓

嗎？（站起，趑趄了兩步）

梅：（欲言又止）咳！

（旁唱）老人家說話嘴真黑，

當着玉梅罵玉梅。

有心說破反為不美，

不說吧，

婆婆不明是和非。

是誰給咱拴的對，

閑話鬧了一大堆。

可也罷呀，真金不怕火煉，只要過了門好好對待老人，叫那些說謊話的打自己嘴巴子。（忽然想起事來，折枝草棍，量娘腳平。娘一回頭，梅忙縮手）

娘：走啊，姑娘，你干啥呢？

梅：鞋帶子開了，老大娘，我要頭前走了。

娘：唉，你这姑娘太有“深沉”了，到底也沒告訴我玉梅咋樣？

梅：（唱）大娘大娘請放心，

玉梅我……看她不是那等人。

閑言亂語不要信，

耳聽為虛眼見為真。

等你儿媳把門進，

你就知道啥樣人。

再見吧，大娘！

扭身緊走我把家奔，（下）

娘：（唱）稀里糊塗不摸大門。

她到底也沒說出個葫蘆卜惹來。真怪，她說玉梅和她一般高，大眼睛，雙下頰，和她一模一樣。我說玉梅不好，她就挂不住

勁了。(稍思)哎呀，八成就是她吧？得啦，我这心眼真笨哪，这一定是了。(細考慮)哎喲喲，阿彌陀佛，我可攤个好媳妇！

(唱)模样俊，心眼灵，

說出话来懂人情。

又实誠，又稳重，

会来事，多么开通。

慢說叫我騰南炕，

要我什么也現成。

小宝林，真好命，

我老婆儿时运通，

不怪老头那么高兴，

这真是件喜事情。

老孙婆子不是好餅，

拾个破嘴乱出恭。

这回呀，

赶快操办办喜事，

誰再說啥也不听。

咳！若早知道是她，哪能說那些不三不四的，这叫媳妇不多心嗎？人家看我这架“熊色”，背不住把亲事黄了呢，不行，我得追她去，和她道及道及。(边喊边跑)姑娘站下！

刘：(追上)宝林他媽！

娘：(向远处招手)姑娘站下！

刘：(一把扯住娘)嘴喊站下你还跑。

娘：(边挣边招手)姑娘，姑娘！

刘：你这是咋的咧？

娘：(嗔呼嗔)哎呀，哎呀，攥不上了。

刘：你攞誰呀！

娘：（高兴地）我看見宝林媳妇啦。

刘：真的嗎？你看怎么样？

娘：（拍手打掌）哎哟哟，可別說啦！

刘：你不乐意就不說吧。

娘：不說？打开你們老刘家家譜看看，娶这样媳妇，哼，老家堂备鞍子算騎了祖咧！

（唱）大眼睛，双眼皮儿，

重眉毛，薄嘴唇儿。

头发漆油黑儿，

梳两条大辮子儿。

懂人情，会来事儿，

我們娘俩对了心思儿。

小宝林，不善劲儿，

搞上这样好爱人儿。

老头啊，

赶紧去到供销社，

买上一領新炕席儿。

买張紅紙写喜字儿，

快快張罗娶媳妇儿。

刘：娶媳妇？你乐意啦？

娘：哟，我是一百个头的乐意呀。

刘：你乐意，現在也晚了！

娘：怎么？

刘：黃了咀。

娘：为什么？

刘：因为你不乐意，宝林去打退啦！

娘：哎呀，这小子真混蛋哪，我找他去！（下）

刘：哈哈，她真信咧。哈哈！（下）

第 三 場

〔傍晚、后娘高兴地上。〕

娘：（唱）媳妇进门五六天，
待我如同亲娘一般。

怕我冷，怕我热，
妈长妈短嘴更甜。

把我哄个团团转，
就象吃了顺气丸。

要听传言，必失江山，真是一点不假呀，听老孙婆儿那么一说，把我肚子都快气两半啦，没曾想过进门对我这么好，天天把饭做的烂糊糊儿，菜儿熬的淡噜噜儿，怕我吃硬饭扎心，又怕我吃咸了咳嗽。哼，说实在的，就是对待亲妈也不过如此啊！（脱下一只鞋子看着）没等过门在娘家就给我做双棉鞋，也没照我的鞋样儿。

（唱）底是千层底，
面是礼服呢，
大绒滚的口，
招的骨子皮。
帮儿纳的密，
鞋底剪的齐。
后根也不高，

伏面也不低。
上的周正針角密，
不大不小不肥不瘦正相宜。
穿出去人人都夸好活計，
乐的我老婆子不知东和西！
叫我越看越滿意。

梅：（上唱）开会回来走的急。

今个在社里算賬，又找回二十六元錢，这是我在娘家給社辦苞米起土豆賺的工分儿，这俩錢可不能交給家，我个人留着买点啥方便。（又一轉念笑了）可也罢了，我們家一股一份，除两个老人就是我們小两口，还分什么大股小份的，倒不如把錢交給老太太，她一定很高兴。（进屋）媽，我回来了。

娘：哎呀，快暖和暖和吧，多冷啊。

梅：不冷。

娘：（爱焦地）还不冷呢，看那臉冻的。

梅：媽，这是二十六元錢，攔起来吧。

娘：（接过）啊，这是卖猪那份錢？

梅：不是。

娘：啊，这又是宝林从社里借的，是不是？

梅：不，这是我秋半季干活挣的工分儿，才算“利索”。

娘：哟，这你給我干啥呀？我“糊里巴涂”的，看給你攔丢了。（退回）

梅：（诚恳地）媽，你存到信貸合作社去吧，党号召咱們勤儉持家。

媽，往后我和宝林挣钱都交給媽。我燒火去啦。（下）

娘：（感动地几乎流泪）咳！过去啊……

（唱）看过戏，听过書，

都說后娘心眼毒。